

周英杰/著



DALISHI
DE
XIAOQIEMIAN

大历史的小切面

——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DALISHI
DE
XIAOQIEMIAN

周英杰/著

大历史的小切面

——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 / 周英杰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495-0851-8

I. 大… II. 周… III. 清代历史事件—研究—
中国—清后期 IV. K25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7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720 mm × 990 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2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首先,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收入本书的这50多篇文章,都是近些年来我在研读中国近代史的过程当中,写下的一些随笔性质的文字。其中的大部分近年来在《随笔》、《百家讲坛》等杂志以及《中国经济时报》个人专栏上摘要刊发过,只有一部分是首次和读者见面。

在本书出版之前,我拿出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集中精力对所有的文字进行了全面的加工和润色,甚至对较早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点:其一,书中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前后达六年之久,而在此期间我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看法甚至前后迥异,为了全书观点的统一,只能效法当年的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及时对过去的有些文字进行必要的修正和丰富;其二,我不想让我的一些老读者产生“新瓶装陈酒”的印象,而是希望他们在重读这些文字时能够看到一些新史料和新解读。

正如很多网友所评论的那样,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史研究者。我的研读中国近代史纯然属于“票友”性质,完全是兴趣使然。因此,这本书中,所有的文字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打个形象一些的比方:如果那些巍峨堂皇的学院体论文是国家公

园里一些名贵的花木的话,那么我写的这些小东西甚至连“狗尾巴花”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些随意生长的野草而已。而且,以个人的专业背景和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个性,我恐怕永远也写不出哪怕是一篇一本正经的文字来。

同时,也正因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史专业研究者,所以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断代问题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不同于通常的“把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结束”的断代方式,我个人一直将“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大清国遭遇失败”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的中国,宛如一只在顺风顺水的河道里优哉游哉地航行着的古老的航船,突然驶入到被已故的唐德刚先生称为“历史的三峡”的惊涛骇浪之中,至今恐怕都不能算是完全驶出了大历史的激流险滩……总体而言,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断代,大约和写作《中国近代史》的已故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有些相似。

当然,尽管不是严格的史学学术著作,但我还是尽量地以起码的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譬如,对于本书所引用的已有的学术成果,我都在文章中注明大体的出处,以表示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尊重。当然,由于少部分文献得自于网络,很难在短时间内查证出详细的来源,所以这部分引文的出处并没有标出。在此,谨向这些文献的原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衷心的感谢。

除此之外,我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和这些年来风靡于图书界的那些主要是以轻松幽默的笔法复述历史故事的“那些事儿”之类的畅销读本不同,我的这些读史的文字很显然意不在“说书”。与单纯的讲故事比起来,我更加侧重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个人化解读与思考,因此将书中的这些文字归于史论性质可能更加合适一些。如果读者已经读腻了市场上的那些以讲故事见长的历史类畅销图书,不妨翻翻本书,尝试着变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俯视近代的中国历史,

想必会有所感悟吧？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各位老师对于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写作者的热心扶持。一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是我所尊重的几家屈指可数的有理想、有道义、有担当的国内出版社之一。能够在这样的一家在全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中间有着良好口碑的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著作，于我而言本来只是一种奢望，但不想竟然成为事实，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缘分”使然吧。

我还要对我所尊敬的张鸣先生、张耀杰先生、傅国涌先生、黄波先生、曾园先生等师友表示感谢！在本书出版之际，以上各位师友不吝笔墨，给了这本小册子以很高的评价。说实话，面对各位师友的溢美之词，我十分惭愧。因此，只能把他们的这些充满了褒奖意味的评语当成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鞭策。这里还必须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以上这些师友当中，我只和其中的两位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其余的各位都是缘慳一面，纯然属于文字之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各位师友对我的热心鼓励就显得弥足珍贵，也让我对“古道热肠”这个成语有了切身体味。

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事实上完全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譬如，在我有些懈怠的时候不断督促我写下去的著名作家卢万成先生和矫健先生，数年来为我提供发表阵地的《中国经济时报》的专栏编辑徐冰先生，《随笔》杂志社的海帆老师，利用业余时间专门赶到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馆为我复印资料的周晓虹女士，几年来在海外帮我购买各种参考书籍的吕纯昌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老烟台图片的王建波博士以及非常热心的任韶华先生、杨雪女士……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只能将这部小书作为奉献给这些一直以来关心我、鼓励我、帮助我的师友的一份礼物。

自然，在这个名单上也不能不列上我的两位家庭成员吕凌飞和周思源的名字，正是因为他们两人对我的理解与支持，才使我顶住了外

面世界的种种世俗的诱惑,耐住巨大的孤独和寂寞,在偏远闭塞的半岛小城潜心于我所钟爱的近代史研究和写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天人交战,现在,我终于在内心里构筑起了一个完全自足自得的精神世界,在其间优哉游哉,竟至于有些乐不思蜀了。

周英杰

2011年2月于芝罘

目 录

自序	 1
一言难尽的人物	
“精神太监”纪晓岚	 3
“英夷”不怕林则徐	 11
先驱者徐继畲	 17
圣人难做	 22
纵横家的黄昏	 27
清官误国的一个典型	 32
国事还得靠“汉奸”	 36
袁世凯的“流氓手段”	 41
战战兢兢的“太上皇”	 46
皇帝爱上了洋玩意儿	 56
徐相国的“阴门阵”	 62
“拍马状元”龙汝言	 71
端方的“西洋镜”	 78
笔胜于枪	 86

辜鸿铭的“怪异”与“狂狷”	…… 100
“暴发户”胡雪岩	…… 105
愤青太监寇连材	…… 112
被编排夸饰的赛金花故事	…… 118
小人物的大人格	…… 127
“三不知将军”何止张宗昌	…… 132
陈璧君之强	…… 139

扑朔迷离的时局

历史栽在“下跪”上面	…… 147
不准“洋夷”学汉语的年代	…… 156
《四库全书》的B面	…… 160
《海国图志》的孤寂与荣光	…… 166
当科举堕入末路	…… 174
谁的大清国	…… 178
同文馆存废之争	…… 186

修条铁路有多难	 198
我们曾这样看“洋鬼子”	 208
被拱手相让的“领事裁判权”	 214
从“看客”到“共犯”	 221
慈禧这只替罪羊	 227
北洋海军的“自杀癖”	 233
亨利·诺曼眼中的北洋海军	 241
奇怪的“中立”	 250
旅顺大屠杀：警钟为我们而敲响	 255
剪辮不易，放脚尤难	 264

仍在路上的转型

黄宗羲式困局	 277
纸糊的“盛世”	 281
鸦片与皇帝	 284
皇帝活在我们的心里	 289

黄遵宪的美国民主观感	 292
李鸿章的那口痰	 296
从俾斯麦的远见说起	 300
那一代中国人的胸襟	 305
《菊与刀》令我们汗颜	 310
当秀才真的遇见兵	 314
狗千万别咬什么人	 317
靠不住的“微服私访”	 320
被误读的“东亚病夫”	 325
说破清官惊煞人	 328

附录

《马关条约》换文地点悬疑	 335
近代烟台到底有没有租界	 345
老芝罘那些逝去的韶华 ——为烟台开埠150周年而作	 353

一言难尽的人物

“精神太监”纪晓岚...“英夷”不怕林则徐...先驱者徐继畲...圣人难做...纵横家的黄昏...清官误国的一个典型...国事还得靠“汉奸”...袁世凯的“流氓手段”...战战兢兢的“太上皇”...皇帝爱上了洋玩意儿...徐相国的“阴门阵”...“拍马状元”龙汝言...端方的“西洋镜”...笔胜于枪...辜鸿铭的“怪异”与“狂狷”...“暴发户”胡雪岩...愤青太监寇连材...被编排夸饰的赛金花故事...小人物的伟大人格...“三不知将军”何止张宗昌...陈璧君之强

“精神太监”纪晓岚

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总括他的一生，除了在仕途方面很有些得意，在满清王朝初期特别是“崇满抑汉”的大背景下，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高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命下，主持编纂了清政府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熟知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人的“纵欲”。

具体而言，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饭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十数盘猪肉。而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方面的表现，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以至于不免使今人怀疑他老先生是不是染上了“性欲亢进”的毛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之处，清人的一些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这里不妨随手援引几条，以为参证。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饭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子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

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鎔在《嘯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一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堂堂的乾隆皇帝面前也丝毫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还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似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将其归之于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都是一些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泛泛之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因此,必须到纪晓岚精神世界的深处寻找原因,才能够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首先,我以为有必要从纪晓岚在文化学术方面所取得的几项成就的“含金量”说起。

如前所述,纪晓岚为世人所瞩目的文化成就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五四”以后的鲁迅、唐弢等人曾将其评价为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汉学界,持此类观点的多有人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

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史教授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一书中,提及这部堪称浩瀚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工程时,在充分肯定了它取得了“中国目录编纂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

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

别人暂且不管,反正我个人对于上述学者的这些“诛心之论”,是心有戚戚的。故此,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当然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缺德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皇皇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其内容和思想性而言,则无非是借一些道听途说的神鬼妖狐的小故事,重弹

“因果报应”的老调子,很少有震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因此,未免就失之于贫乏和单薄。

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重,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因此,倘若从上述视角看问题,那么,总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启发后人。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纪晓岚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有价值的伟大作品。对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纪晓岚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树,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学不足以达此。恰恰相反,纪晓岚是具备成为“一代宗师”的才情、阅历和精力的。而且,他本人也具有强烈的发表欲和表现欲,酷爱出风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野史上也不会留下那么多关于他妙语解颐、当众挖苦别人的段子了。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述”呢?在这里,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识界人士对此的见解。

清人陈康祺在他所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曾经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

在“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陈康祺这样说道:“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的“懒于著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而且,纪晓岚对时人的这种议论,似乎非常感冒,忙不迭地对此一问题专门解释一番。根据纪